

潘习龙作品集

潘习龙◎著

假药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假 药

潘习龙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药/潘习龙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300-21657-7

I. ①假…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3240 号

假药

潘习龙 著

Jiay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2.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7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子	1
狗屁医学院	3
黑蛋的那条小命	9
反正我是信了	14
村医是规划出来的	18
南下广东	24
老同学接风	30
医药代表	34
性病医生	39
中国出了个红桃 Q	43
在贫穷中挣扎	48
一无所有	53
脱胎换骨	58
东阳画圈	61
培训课	65
实习	73
脖子歪了	77
阿 Q 药传	84

马屁的高度	90
厕所情缘	95
鸡毛信	102
大姐大	110
海水是甜的	114
流氓软件	118
今夜良缘	121
独行侠	126
假教授	132
医闹	136
衣锦还乡	139
订亲	145
飞车党	151
一瞥、二瞥、三瞥	156
丑女有难	164
钓到郎君提前撤退	169
美女就是十全大补丸	173
曲终人散	178
投桃报李	184
热水袋	188
得罪不起的恩人	193
和谐只是假面具	197
洋洋淀药厂	201
天在下雪，人在读书	205

山寨药不是假药?	209
晨光医药公司	213
客大欺店	222
店大欺客	227
鱼腥草的警钟	232
酸菜瓶里的猪头	235
一号难求	241
求医记	245
谁是故事大王?	250
副市长李刚	256
柳暗花明	261
校友会	267
激情 1818	270
婆媳关系	276
药之华模式	281
假洋鬼子教授	286
蓝天净土医院	295
温情 1818	299
血的回报	303
黑子救星	307
眼镜蛇出洞	311
姬别霸王	315
木偶 1818	319
脆苹果与甜苹果	323

跳楼	328
母校演讲	332
收购药厂	336
一张牌	340
情感的火药桶	344
做个狗屁人，狗屁不容易	351
魂断东阳	356
买不断的情分	364
遗体告别	368
最后的较量	374
蓝天净土医疗园	380

引子

医生大抵爱吃药品回扣。上上下下一起吃，酷似人民公社大食堂，但吃法却很有讲究，吃相也不尽相同。我们不妨把这些医生分分类——

大熊猫医生。大熊猫医生为人正直，不轻易接受现金回扣。但作为医生，他们总得用药，只要用药就给医药代表创造了效益，医药代表自然要表示感谢。但他们又不肯接受现金，医药代表只好请“大熊猫”吃饭、旅游，或送礼物，如笔记本电脑之类。某大学附属医院就有一位大熊猫主任，他只接受药企给他们实验室赞助的设备，个人不收取好处。此人号称“全省最干净的医生”。大熊猫医生数量极少，堪称稀有，估计与中国大熊猫的数量相当吧。有人问，有没有连礼品都不要的医生呢？答案是否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现在已经绝迹了，他们的名字叫“恐龙”。“恐龙”还为人类留下了恐龙蛋化石——《大医精诚》，遗憾的是这个过期的恐龙蛋已经无法孵化出小恐龙了。

大白兔医生。大白兔医生能够以病人为中心，按照病人的经济实力、疾病需求合理用药。但对于医药代表送上来的回扣，他们还是理直气壮地收下了。理由是：“药品招标价又不是我定的，中间的利润空

间我不拿，病人也得不到实惠，反而让医药代表得到了好处。”“大白兔”完全能被社会所接受，算得上“良医”。常言道“兔子不吃窝边草”，但世界上哪有不吃窝边草的兔子呢？如果一只兔子连窝边草都不吃，却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吃草，只能说明这只兔子的智商有问题。卫道士们也別骂他们没医德，毕竟大白兔也是食草动物，更何况草料每天都在涨价！

大灰狼医生。大灰狼医生见到病人一进诊室，眼珠子就贼溜溜地转，根据病人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痛宰病人的方案。如果他给病人开这个药，病人说不想要；给病人开那个药，病人又说钱不够。大灰狼就不耐烦了，把笔一扔：“你什么药都不吃，还找我干什么呢？”其实“大灰狼”开出的都是高回扣药，绝对不是《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上的药，“目录”这个菜单上都是清一色的素菜，大灰狼天生就是吃荤的。大灰狼的眼中没有病人，只有一堆堆移动的肉。

这是一个充满动物传奇的世界。在高楼林立的人类森林里，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回扣问题和制假现象像魔鬼的两条腿，行走于神州大地的各个行业、各个环节、各个细胞。有一官半职的、有一定资源的、有一定技术的，很多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医药代表同样分为大灰狼、大白兔、大熊猫。本书人物钱忠利、张铁军、小媛、小梅、范莉等人，分别属于……

狗屁医学院

洋洋淀医学院门前是休闲公园，休闲公园前面是湖泊。

六月天，晴转多云，湖水平静，湖面上印着两个人影。从倒影的轮廓看，便知道是一男一女。男的人高马大，女的矮小肥胖。

大学期间，人高马大是男生最大的资本，矮小肥胖的女生要拿下这个庞然大物，没有几招绝活绝对不成。

男生疑惑地问：“我们真的就这么分手啊？”

女生胆怯地回答：“很抱歉，我妈妈托了很多关系才让我进了省城医院。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找到，家里人反对也在情理之中。”

男生理直气壮地说：“虽然我没有找到工作，但我爱你，这就足够了！”

女生无奈地回答：“家里人是现实的。爱能换来大米吗？”

男生动情地说：“当初是你追我的。很客观地说，我现在不是爱你，而是爱爱情，我珍惜初恋。”

女生面无表情地回答：“是的，当初我爱你人高马大的外表，但现在才明白，人高马大也不能炖肉吃。”

男生声嘶力竭地质问：“咱们不是对着湖水许诺过海枯石烂吗？”

女生心如止水地回答：“的确许诺过，但海枯不了，石也烂不了，爱也长不了。”

“这谈的是什么狗屁恋爱啊！”

“狗屁”两个字是这位男生的口头禅。在他的心目中，“狗屁”两个字可以替代一切语言和一切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语言。

说话之间，男生顺势搬起了地上的一块石头。女生担心失控的男生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赶紧后退几步。男生并没有用石头砸向女生，只是狠狠地砸到了水泥地上。随着一声闷响，石头反弹后落到了男生的脚上。“哎哟！”男生赶紧弯腰捂住了脚。

曾几何时，这对男女吵架的时候，理亏的一方往往就是通过这种苦肉计赢得另一方的谅解。但今天有些例外，女生并没过去安抚男生，而是扭头跑进了洋洋淀医学院……

这对男女——洋洋淀医学院 98 届毕业生。男生，农民的儿子，名叫钱忠利；女生，官员的女儿，名字无从考证——这等平庸的女孩，就像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只小肥羊，记住她的名字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情。

钱忠利，高大魁梧，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眼睛大而深陷，目光灼人，其形状像探照灯，其功能像 X 光机。河北省洋淀县钱家庄人氏。一家五口，父亲钱老六，母亲钱大妈，哥哥钱忠厚，妹妹钱忠星。兄妹三人都考取了大学。钱忠厚考入了北京的 BJ 大学——一所被中国人神化了的大学。钱忠星上了广州的 ZS 大学——中国校园最美的大学。可怜的钱忠利，仅仅上了本地的一所医学院——洋洋淀医学院。这所狗屁学校是由洋洋淀卫校改装过来的，医学院要读五年，不仅多蹲了

一年，而且就业前景还狗屁糟糕——学医真是个吃亏不讨好的活儿。

大学期间，钱忠利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恋爱、运动、娱乐上，虽然脑袋里没有装进去多少知识，但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事实上，他想学习也没有那个条件。医学院需要优秀的教师、上等的实验室、红火的附属医院，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医学生。这所缺胳膊少腿的医学院在这几方面几乎都是空白，几幅人体解剖图是仅有的一点教具。学生学基础课就像听天书，学临床课就像听评书。在这儿学了几年，不用说当名医，自己胳膊腿上的几块骨头都没有捏明白就稀里糊涂地毕业了。医学院院长在毕业典礼上自豪地宣称：“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个个体格强健，这才是医学院最大的资本。”

每次想起这句话，钱忠利就咬牙切齿地骂上一句：“狗屁！”

钱忠利没有了女朋友，也没找到工作。他从省城找到县城，从大医院找到小医院，摸到手上的都是一堵堵冰冷的墙，始终没有摸到门。他也求助过钱忠厚，“神仙”哥哥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爱莫能助。钱忠利索性将被褥和书本统统卖给了收破烂的，换来两斤桃酥，打道回府。

钱忠利走出校门口的时候，仍然不忘把手头的硬币扔进流浪汉的瓷碗里——这是钱忠利五年来养成的习惯，每次外出购物剩下的硬币就扔给这个流浪汉。钱忠利之所以对这个流浪汉这么好，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流浪汉身上的某种气质特别像他哥。高考试卷像盘古手中的那把大斧，把他们劈成了高材生与流浪汉的差别。因此，钱忠利不知不觉对流浪汉有了一份亲情。钱忠利对流浪汉说：“流浪诗人，我也要去流浪了，后会有期！”——鉴于流浪汉自诩为诗人，学生们都习惯叫他

“流浪诗人”。

“毕业了？祝你好运！在你离校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钱忠利好奇地把耳朵凑了过去。

流浪诗人附在钱忠利的耳边低声说：“我是李太白转世，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伟大诗人，这个人就是我。”

钱忠利苦笑着说：“这算什么秘密啊！你不是在学校广场上喊过一万遍了吗？”

流浪诗人算得上洋洋淀医学院最出名的人物，比院长和校门口保安的名气还要大。他常常敲着瓷碗在广场上高歌或朗诵他的诗歌。后来有人发现他的嗓门特别大，学校有球类比赛的时候，便有人出钱雇请他当啦啦队。他助威的球队多半能赢球，有人感慨他的杀伤力能够顶上一名主力队员。有男生出钱请他写情诗，听说用他的诗向女孩求爱，多半能成功。总之，他过着一种半乞讨、半工作的生活。

据说，流浪诗人从小聪明过人，小学时就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诗歌。因写诗走火入魔，导致高考屡考不中。父母相继去世之后，他只好回家务农，和弟弟在一起过日子。从此，流浪诗人的诗歌中多了一份忧伤，少了一缕阳光。他的一首诗得罪了某位领导，被强制关进了精神病医院。领导并不是有意诬陷他，领导对“精神病”的理解是：“凡是不按我的意图去思考的人，凡是不照我的要求去说话的人，一律都是精神病。”一年之后放出来时流浪诗人真的有些疯疯癫癫了。在弟弟的责骂、村民的嘲笑、小孩的追打之下，他实在无法创作诗歌，也无处安身，最终迈出了流浪的脚步。

得知儿子的处境，钱老六石狮子般地蹲在门口抽旱烟，钱大妈泥

塑般地坐在灶台边抹眼泪。念了五年大学，到头来却换来两斤桃酥，你说这是个啥买卖呀？

村头的喇叭里正唱着京剧，咿呀了老半天也没憋出几个狗屁，但钱老六就是爱听，听的是那种感觉，正如湖南人遇上了臭干子，东北人看到了酒瓶子。钱老六另一个爱好就是读古书，他认为中国的四大名著应该是《论语》《三字经》《千家诗》《增广贤文》。他说：“没有读过这四本书的人不配做炎黄子孙！”按照钱老六的观点，神州大地上实在找不出几个炎黄子孙了。

钱老六把自己的两个爱好做了完美的结合，他常常用京戏的腔调把“四大名著”唱出来。钱大妈对这些似懂非懂，但正是这似懂非懂的感觉，让钱大妈平添了几分对钱老六的敬意。

钱老六把自己读过那么多书却一辈子怀才不遇的尴尬局面归结为命运。“命”，失败者的借口；“运”，成功者的谦词。没想到生逢其时的钱忠利却还是一事无成。钱老六不由自主骂了一句：“医生算什么职业啊？哪怕你做了太医，也赶不上一个七品县令。县令大小是个官，太医最多只能算个高级仆人！”

钱大妈急忙敲打着钱老六的额头，小声说：“嘘——别让孩子听见了！”

钱老六一听这句话，心中更冒火：“让他听见咋啦？我就是要让这个混蛋听听，同样是爹妈养的，忠厚和忠星都飞黄腾达了，唯独他成了孵不出鸡的寡蛋。不知道我钱老六祖上的哪根香没烧到，养出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您是文化人，不能总这样骂他啊！他刚刚毕业，站稳脚跟也要有个过程。”

钱老六的语气缓和了一些：“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个混蛋真让我失望！”

那个年代，政治系、行政管理系就是好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可以从政当官。再差也得读个中文、新闻之类的专业，这类专业伸缩性强，进一步可以做官，退一步也可以舞文弄墨。小时候，爷爷给兄妹三人读儿歌时不停地念叨：“小小读书生，黄昏读五更。鸡鸣清早起，心想跳龙门。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问道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医学，算啥狗屁玩意儿？

黑蛋的那条小命

钱忠利没心没肺地提着水桶到井台边冲凉，突然吼上一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群正在玩耍的小鸡被这一声怒吼吓破了胆，失魂落魄地钻进了鸡妈妈的翅膀里……

七月的天气烈日炎炎，钱忠利坐在大树下听村民七嘴八舌地聊天：

“黑子一辈子苦命，黑蛋的烫伤重得很啊，多半会落下残疾。”

“黑蛋的性命很难保住了，在村卫生室昏迷不醒了。”

黑子是本村的汉子，从小没娘，靠老爹拉扯长大。父子俩相依为命，一辈子没少吃苦，家里一贫如洗，除了光棍两条，要啥没啥。三十五岁时，黑子家的铁树开了花，娶了个媳妇叫菜花。菜花长得五大三粗，奇丑奇黑，属于永远也没法让男人产生邪念的那种女人。黑子从来不嫌菜花长得丑，他多年来教导村里的老媒婆：“只要是个母的，能下崽就行！”年近四十，黑子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儿子黑蛋的降生，续上了他家的香火。大伙认为黑子这辈子的苦日子应该熬到头了。照顾小孩不是菜花的强项，邻居阿婶提醒她要好好照料黑蛋。菜花嘴硬：“你们家的女儿当波斯猫养，我们家的儿子要当狗崽子养！”

阿婶家正好只生了两只“波斯猫”，没有生出“狗崽子”，她听到

这句话自然不高兴，当场撕破脸和菜花吵架。阿婶流着泪说：“太伤自尊了！”村民们赶紧劝阿婶，都说菜花不是有意伤害，毕竟她是有口无心的人。你想想，一个有心眼的人会嫁给黑子吗？

粗心的菜花终于惹出了大祸。黑蛋不小心摔倒了，半个身子掉进了滚烫的热水盆里，前臂和手上的皮都烫掉了。菜花没有钱送黑蛋到县医院，只好在村卫生室做治疗……

钱忠利听到这个消息，撒腿跑向村卫生室，他知道黑子在外地打工，菜花一个人照顾黑蛋肯定有困难。

村卫生室开设在村医钱忠贵的家里。钱忠贵没有正规学过医，只是自己在家看了几本医书，后来又读了一个函授班。所谓函授，就是寄过去一点钱、寄过来几本书的游戏。函授游戏，玩点别的问题都不大，用函授来玩人命，很容易把命玩没了。钱忠贵的老婆是“护士”，她只认识头上和手臂上的两根静脉，其他的東西一概不知，其他东西也确实不关她的事。

钱忠利走进村卫生室，一阵热浪扑面而来，夹杂着汤药味和腐臭味。钱忠利径直走进房间，看见黑蛋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他的手用卫生纸包得严严实实，已经发出了阵阵臭味。只有那微微抖动的嘴唇，还让人看到一点生命的迹象。菜花哭丧着脸坐在旁边，用扇子驱赶着成群的苍蝇。

钱忠利看到这种场景，上前责问钱忠贵：“你算什么狗屁医生啊！怎么能用卫生纸包伤口呢？”

钱忠贵漫不经心地说：“卫生纸难道不卫生吗？碍你啥事啦？”

钱忠利虽然没有任何临床经验，但他凭自己的那一丁点医学知识，就知道钱忠贵枉披了一件白大褂。他疾言厉色地朝钱忠贵吼道：“这哪